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九

八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馮克鞏

謄錄監生臣董誠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八年

歲次戊寅
閏亮正隆三年

金海

春正月

按是月
壬戌朔

己

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殿前馬步軍三衙彊剝平民為

軍詔禁止先是殿前司闕額數千人詔三衙分月招補

而所遣軍士利其例物往往驅掠市人以充數民以樵

採魚鰕為業者皆不敢入行在至有招刺輦官者自行

在至衢婺數州道路之間商旅不行遠近大擾珪為上
言外郡寄招之兵人材亦略可使皆民間之無家可歸
者出於所願但州縣吝費所招不多今若以三衙招兵
之資付之寬為期限何患不集上謂大臣曰招軍一事
士大夫往往以為不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患預防若
暗失軍額何以為先事之備但當措置約束毋令擾人
足矣於是詔三司毋得遣人於外路招刺違者統制以
下官皆抵罪

是月

壬申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亦奏其事

且言不當彊提輦官

是月

詔殿前司究治乃吐渾押官

潘勝所招也權刑部侍郎陳正同等請決杖降資

是月

義問言輦官最為親近比於足蹙路馬之芻萬萬不侔

今刑部官吏以輕刑處之附下不恭孰大於此詔正同

罰銅十斤

二月癸巳行遣

詔皇后從母張氏特封平樂郡夫

人錄其夫周師古為忠翊郎

庚午龍圖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文

會復端明殿學士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蔣璨陞敷

文閣待制時諸將掠人為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彊壯少年束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資道為囊索因閉柵中無脫者璨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究捕置諸法遂絕至是璨又言收簇到錢七萬餘緡乃有是命

壬申詔以御前激賞庫錢七萬緡賜殿前司造平江府牧馬瓦屋諸軍舊有廐屋數千區茨以茅竹歲一更葺而財與力皆出於民至是命本府以係省錢改造纜及

二千五百間而已守臣蔣璨請出內帑錢佐其費上諭大臣今據間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可即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既又以五萬二千緡蓋之屋成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右司諫朱倬言近制命官捕鹽累及萬斤改京官蓋全火者類非貧弱捕盜者既畏其威衆或得其賂故多縱而不言圖升斗者類皆沿海單弱之民其勢易制其貧無賄捕盜者利其累及之數而必取之故百發而百敗獄訟滋

彰犯法者衆誠可憐憫又既獲改秩二十年後嘗得任

子尤為僥倖望復祖法戶部乞累及萬斤者減磨勘年

從之

事祖見二十七年六月己未

直龍圖閣知撫州凌景夏知襄

陽府

乙亥左承議郎知興化軍樊光遠為福建路提點刑獄

公事

己卯上詣景靈宮朝獻畢遂幸延祥觀玉津園

壬午詔州縣折納二稅並依時價不得輒有增加時將

作監主簿葉顥面對論閩中豆麥皆土產所有而州縣
遞年折納之數比之時價不啻一倍故有是旨 罷廣

南十州歲科黃河紅藤錢二千九百餘緡 是日雷

癸未右內率府副率愔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

詔池州都統司遣御前軍千人赴江西帥臣分布駐

劉歲一替用本路安撫使折彥質請也

彥質去年十二月得祠此奏乃

其所 太學博士周操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祕書省

校書郎張孝祥守禮部員外郎 詔戶部員外郎莫濂

同浙江江東淮南漕臣趙子瀟鄧根孫蓋檢視逐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命濛等按視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近有獻沙田蘆場陛下遣使及委三路漕臣同視用為經久之利且免歲糴馬料誠為利國便民但奉行之人不恤百姓名為打量多逼縣官逐急按圖約紐唯務增數以希進用且如三路遼遠不能一一著實於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而貧民下戶已受其苦若因小利如此擾

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不報子灞秦康惠王
後洋孝請公令奧子也 左朝請郎知滁州徐度為江
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王揚英貪冒苟得嘗薦秦熺為宰相謀國
不忠左朝散郎新知眉州陳夔性資權譎乍賢乍佞方
其求知趙鼎則飾詐以自高及其論附秦檜則詭道以
求合至乃執其私幹同於廝役後為檜厭鄙遂決意逐
之望賜罷斥以厭士論詔並罷

甲申上諭大臣曰比既詔監司刺舉守令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為立法乃詔監司貪惰不法臺諫自當彈奏其治狀顯著之人令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三省考察取旨

乙酉權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楊椿試給事中 祕書

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汪澈行校書郎國子正劉望之行祕書省正字左儒林郎馮方行國子正左迪功郎李石為太學錄方言蜀中累次裕民有減額有放欠昨蕭

振等所奏惟及減額而已未及放欠也蓋蜀中州縣以前多有虛額積年那兌借實補虛以至今日遂成漏底乞自今年為首據實理贍軍錢物充當年分窠名起發事下戶部不果行

其後王之望始行之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

淮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朱冠卿貪賄凶戾詔放罷自今永不得與監司差遣 右中散大夫新知嘉州王弗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左朝請郎知夔州周執羔復祕閣修撰

丙戌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何大圭落職右正言朱倬言大圭凶暴狠傲專事挾持寄食李綱綱死而毆其弟其在削籍也張浚為之保叙浚失勢則以短卷譖之於秦檜由是躡直蓬山時目為秦府緝事故有是命

司農寺丞朱夏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夏卿勝非子也
太府寺丞鄭知剛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既而知剛入辭上以其老病增劇諭大臣曰監司非養疴之地可改授一差遣遂以為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

知剛改命在
四月戊戌

忠訓郎興州駐劄御前中軍第一正將

吳挺為右武郎兩浙東路兵馬都監兼御前祇應挺璘

愛子故召之 初殿前司奏乞令平江府標撥收買民

田為牧馬寨地既許之矣給事中賀允中言此田皆極

上腴民間豈肯輒賣乞以係官荒閑白地與之詔所占

如非稻田令府司優償其直

丁亥將作監主簿葉顥行司農寺丞

戊子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州縣每歲出郊勸農置酒

宴會其實擾人乞罷置酒之禮戶部請自今止許守令出郊仍以仲春望日不得因而飲酒從之

己丑詔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給真俸

左朝散大夫知楚州並處義為淮南路轉運判官直

祕閣湖北轉運判官羅孝芬言湖北州縣比歲殘破亡

失版籍乃有以丁增稅者每一丁受種七畝或丁多田

少或有丁無田槩責其入甚為民患況女猶之民以隱

匿而獲輕免貧懦之家以無貲而受實害乃有增賦至

二十餘倍者人有亡歿稅無蠲除安有措置若是而民不流徙望許人自陳令監司覈實改正從之

庚寅上謂輔臣曰聞閩中民戶輸納苗米每斛為錢八千有諸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近歲有之上曰閩中米斛幾何誠之曰三千上曰使此錢悉以助國猶恐有傷於民况資州縣妄費乎其令以實直取之 詔給舍

分書制勅並依自來條例 左正言何溥言右朝請大夫龔鑿淫侈貪婪其罪略與曹泳相似望正典刑詔停

官桂陽監居住秦檜之當國也鑿弟右通直郎釜蓋專
為檜營產業殘虐擾人湯鵬舉與之連姻置不問至是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之皆停官釜蓋郴州蓋南安軍居

住

釜蓋二月
甲辰行遣

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祝公達知大宗正丞湯思退
薦之也

二月

按是月
壬辰朔

癸巳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賀允中等請

重修徽宗大觀以前實錄以秦檜領史院等所修疎略

故也從之 寶文閣學士知建康府張燾陞端明殿學士
丙中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為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
因奏事上曰卿文人讀書乃知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
之 詔端明殿學士折彥質特賜荊湖田十頃彥質世
家陝西屢經風謫上知其生事素薄故有是賜 資政
殿學士知宣州樓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乙巳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王綸同知樞
密院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良臣知

宣州 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婺州張綱告老遷左
太中大夫復致仕 興化軍布衣鄭樵特補右迪功郎
先是王綸在經筵與侍讀官同薦其學行上召對遂以
命之其所著史書令有司給札繕寫投進

丙午給事中楊椿中書舍人周麟之並兼權直學士院

太常少卿孫道夫權尚書禮部侍郎道夫使北還奏
金主詔關輔買馬等語上顧問甚悲翌日遂有是命後
殿曲謝上諭曰卿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

失後凡蜀士仕于朝者皆為鼎沮抑不然卿二十年前
登從班矣去冬周方崇罷去禮侍闕而卿使未還朕特
留以待卿有已見可數求對

己酉權尚書吏部侍郎凌哲兼侍講

壬子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厦知婺州

中書省言右承議郎王著王曉皆王會兄弟憑恃權勢
恣為不法昨從罷黜公議未平今乃輒敢造朝干求差
遣詔並令吏部與遠小監當日下押出門

癸丑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
公楊存中遷少師以積闕十年也 左太中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湯鵬舉罷宮觀右太中大夫徐宗說
降授右中散大夫南康軍居住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
宗說乃秦檜管莊之上客鵬舉以其子廷直嘗用宗說
薦狀特不再論時遣廷直往湖州見宗說探問事端又
以赴部改官為名窺察時政故有是命廷直仍押出國
門 直祕閣計有功知眉州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劉才邵卒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宰相欲率百僚稱賀御筆日月薄蝕乃上宮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欲集班拜表稱賀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翌日宰執共贊所降詔語上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耳至於時雨霽霑此乃可喜也

壬戌起居郎劉章權尚書工部侍郎起居舍人王剛中試起居郎左朝奉郎洪遵試起居舍人遵免父喪與弟

邁皆召於是遂進用之

甲子殿中侍御史王珪試太常少卿 福州童子莊大

成七歲能誦經史書上諭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童子以
誦書推恩者多矣未聞有登科名顯者何也詔免解罷
之

丙寅左朝奉郎史才言家貧仰祿乞在外宮觀差遣詔
才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
才貪饕嗜利富冠一州今乃以欺君之請探伺從違以

希復用命遂寢 是日雷

丁卯玉牒所上三祖下僊源積慶圖 秘書少監曾幾

等上神宗寶訓一百卷

辛未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堂吏因事被賞循轉官資
要必立為限制使之積勞而後序陞則爵賞不濫曩者
權臣當軸專徇私恩超遷躡進有失祖宗立法之意臣
竊見宰相提領修書而堂吏號供檢者以十數修書局
凡四曰日歷曰玉牒曰實錄曰勅令所謂供檢者或一

身而兼數局今所進二書是一身而轉二官將來進書
又復遷官歲歲如此何有限極夫修書定令國家榮典
是特儒臣編摩之力為供檢者足未嘗一到局手未嘗
筆一字而每月過局錢與非次犒勞已極優厚且又循
轉重併何其濫耶蓋被賞既濫則官資必崇官資既崇
則奏補必廣又况茶鹽場務每歲增羨皆被賞恩公論
籍籍以謂名器輕與莫甚於此知而不言臣則有罪欲
望特降睿旨下三省參酌祖宗成法抑其太濫立為定

制端自近始則僥倖之門息矣詔三省樞密院人因進書並減半推賞仍不得兼兩局如轉至朝請大夫即依限員法不得轉行寄資

丙子宰執進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宰執侍從薦引人才須先赴都堂審察乃令上殿上曰天下人才若非宰執侍從薦引朕亦何緣盡識侯召到並令引對不須審察但臨時除授足矣近來士大夫以內任為榮以朕觀之正當以民事為重或監司郡守有關可擇行在官

更迭補外其外官有奉法循理實惠及民者亦須召擢庶幾內重外輕之弊可以漸革乃詔今後侍從以上薦引人才並須文行相副治績昭著務得實才以副詳延之意

丁丑太尉定江軍節度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領營田田師中開府儀同三司以三省言師中除太尉已及八年及有捕徭賊功當遷也上疑其未當因曰統兵官遷轉非其他比設有未當則人不服朕每於

此等恩數苟非所當得雖減一年磨勘亦必不與卿等更熟議之

戊寅詔曰設官分職民事為先古者二千石位次九卿公卿闕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郡守闕多選諸臺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曾歷親民不得為清望官重民事也朕式稽古訓為官擇人均治內外可今後侍從有關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

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
補外在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
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
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己卯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監修國史提領編修玉牒所沈該以進書恩遷
特進該辭不拜 左宣教郎洪邁為祕書省校書郎
欽州編管人康與之坐與土人交爭移雷州編管

壬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辭免充進書禮儀使遷官許
之自是以為例 左朝請郎范彥輝知安豐軍

癸未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邵大受浙西提舉常平

茶鹽公事謝伋請復諸州支鹽倉從之近歲皆就場支

鹽至是始復舊制

浙西得旨在下
亥今聯書之

甲申內藏庫言湖婺州所起綾羅率紕薄不堪三省擬
欲退換上曰此皆民所輸納若卻回其物未必及民必
致重擾朕不欲如此第令薄懲兩州受納官可矣

熊克
小歷

載此事在正月
庚午今從日歷

左文林郎陳孺為祕書省正字殿中

侍御史葉義問言孺本曹泳所薦乃罷之

孫罷正字在四月丙午

乙酉詔自今諸州知道拘收無額上供錢並竝任滿日
方許陳乞推賞先是常州起無額錢萬餘緡而有未起
折帛錢九萬五千餘緡江婺州亦如其數權戶部侍郎
徐林論其移易官錢以希賞故條約之

丙戌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劉綱知鼎州

丁亥司農卿湯允恭總領四川財賦還入對言金蜀之地初置宣撫則許便宜行事就立總領則有措畫指揮二者出於軍興多與條法不相照應望令遂司條具下勅局看詳頒降從之然不果行 左朝散郎林安宅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 左朝請大夫張泰定知藤州還言廣西諸州每遇農隙點集土丁教習武藝誠得三代寓兵於農之意但民散居山谷去州城遠者數百里又且教習一月道塗勞費望只就本縣委令丞按閱詔帥

司看詳中樞密院

戊子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宋樸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沈虛中並罷宮觀樸令於徽州虛中筠州居住時二人皆奉祠里居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併奏二人阿附秦檜之罪且言樸肆為怪誕布衣芒屨與擔夫同羣俚唱街談有識駭異虛中不量過惡僥求宮祠復希進用望竄之遠方乃有是命

虛中今年二月壬午

得祠

故追復敷文閣直學士洪皓再復徽猷閣直學士

以其子起居舍人遵言復職未盡也尋賜謚曰忠宣

五月

庚中
賜謚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言前備員轉

運判官奉詔看詳措置經界利害乞將本路不均甚處
選見任官五員農隙月分分詣諸縣逐鄉受接人戶詞
狀其所訴元初打量步畝定驗土色不當增減稅數至
五七分以上者會集衆戶如推排法互相指決以衆證
為定不伏者再為畧量若是未經界買賣田業不曾推
收及隱寄詭名之家自當歸併而非經界不均致輕重

者更不受理逐縣經界所立稅有溢於舊額者以額外之數與增重人戶通融均減伏蒙取旨依申如有人戶論訴去處照應前後指揮施行自紹興二十七年後選差清強官分詣經界不均縣分裁正其詞訟不多去處只就本縣委官緣本司所立狀式關防周密杜絕弊障無所容姦以致詞訟不煩據所委官申皆只就縣受狀不曾下鄉亦不曾追集百姓多是以逐處溢額稅數與偏重人戶對減民間亦少相指決雖間有被決增稅之

家亦情願承受別無爭執以此田畝並不曾復行畧量未結絕間之望蒙恩就除提點刑獄公事遂申尚書省乞就憲司結絕於今年三月以前並已了畢溢額稅色紐計錢四千八百五十餘貫莊租麥四石有奇對減稅重人戶五千六百八十五戶用人戶科決狀推排減偏重稅八十九戶增偏輕稅一百六十六戶已出榜曉示百姓認定供輸其普州安岳縣不均最甚初行經畧日縣令張甯大為姦孽走移稅額比及三年虧官二十五

萬七千餘貫依聖旨除放自紹興二十四年至今又虧一十二萬四千餘貫紹興二十三年縣官以闕乏之故分詣諸鄉巡門驅斂村民不堪其擾結集山谷間抗敵官吏幾致生事遂令將新舊稅簿互相參校於所增減取其酌中分數通融裁正凡新稅之增於舊稅者以所增十分為率減其七分新稅之減於舊稅者以所減十分為率復其六分其增減不及二分者仍以舊稅為正卻收漏戶二千七百餘戶補足舊稅外於租額尚有贏

餘人張甯經界之初既失稅額恐歲入不敷則擅增折
變以補之今一切蠲除悉依古例伏望特賜詳酌仍廣
行采訪如別無違戾乞行下州縣遵守施行若今後官
吏士民尚敢扇搖欲復行舊稅以疑悞百姓者乞從所
屬具事因申奏重寘於法庶幾遠民得以安業從之

夏四月乙未權尚書刑部侍郎陳正同為敷文閣待制
樞密都承旨 大理少卿楊揆權刑部侍郎 右朝奉
郎直顯謨閣韓彥質行光祿寺丞

丙申詔文臣中大夫至朝奉郎武臣武功大夫至武翼

大夫

正侍至武翼郎見無
身自蔭補人者同

陳乞致仕亡歿在出勅前而

不曾犯入已賊及私罪徒者許蔭補即亡歿在致仕後

或已致仕而未亡歿之人但不犯入已賊即許蔭補用

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請也舊法惟賊罪不許任子紹興

新法併及私罪徒師心以為拘礙者多故有此請自是

犯私罪徒之人皆得以遺恩任子矣司農卿湯允恭

權尚書兵部侍郎勅令所刑定官杜莘老為太常寺

主簿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溢奏南劍州禁軍作鬧上曰
治軍與治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濶略雖小而不可
貸者顧其情如此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
更須精擇守臣使任其責

乙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端明殿學士知湖州汪勃
貪縱不治所愛吏盜庫中錢帛以萬計勃悉使他人代
償之詔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而提刑司究治吏

盜庫金有實又得勅在州買婢不償直及到官以來市

銀至三百七十餘錠義問力論其貪鄙遂奪職

六月庚寅落職

權工部侍郎劉章言賀金國正旦生辰使下三節人

從每先推賞多懷慢易望依使副例俟回日推恩從之

左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直祕閣

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降授左朝散郎邵博卒于犍

為縣

戊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四川茶馬司買

馬官所買馬率多駑下乞令本司所差取馬統領官往

宕昌寨監視買馬詔止就興元府取押

日歷無此今以七月二十八日

戶工部勘當狀修入

左朝請郎靳通判吉州鄧柞為廣南西路

轉運判官柞召對乃有是命 左奉議郎洪适知荆門

軍适至官首奏便民四事大抵以均敷茶額錢所出甚

於常賦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民力重困官田

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麴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

錙大禮代他州之貢而多方取辦乞罷行之又荆門自

兵火後學校廢弛遇大比則附試江陵解額五才得一
適力請於朝由是軍得自解發額亦稍增其舊左朝
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魏安行知閬州未上改吉州

七月庚
申改命

辛亥左朝請郎通判荆南府都民望為監察御史左宣
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珙知大宗正丞民望以德化
人與珙皆召對乃有是命

甲寅左宣教郎劉儀鳳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用趙逵

薦也 詔吉陽軍編管人曹泳令本軍常切拘管譏察
不得令出城及賓客書問往來仍月具存在申尚書省
乙卯左正言何溥奏直祕閣知秀州韓膺曹郤事不理
乞罷之詔膺曹名臣之後宜稍優異可與在外宮觀理
作自陳

丙辰詔諸路盛夏慮因並依政和指揮四月下旬檢舉
以三省言川廣道遠每俟行下已過六月故也 雷州
編管人康與之移送新州牢城

五月庚申朔三省請以堂除諸司屬官闕三十五處送部對換通判教官闕歸堂從之時侍從監司所薦京官例陞通判有出身人除教授故三省重其選而有是請也

癸亥權兵部侍郎湯允恭言蜀帥任重每遇替移簽廳攝事而官屬或係選人州縣觀望亦多滅裂乞自今制置闕令提舉茶馬官權又闕以總領財賦官權從之初成都府錢引務三歲一兌界而新舊之際有損失不

至者號為水火不到錢率數十萬緡總領所轉運司屢
爭之權禮部侍郎孫道夫因請以為稱提本錢詔茶馬
司點檢既而總領所言此錢係科檢入帳應副贍軍之
數若椿充本錢慮於大軍歲計有虧詔仍舊後者在明
年正月已

已今併
書之

後苑子景仙越墻入禁中為盜事覺領殿前

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以宿衛不嚴乞貶斥詔放罷 嚴

州遂安民江大明等作亂犯衢州官軍獲之是日以聞
上曰既已獲賊賞宜速行若稍緩即失信於人無以示

勸既又奏賞事上曰土豪賞太輕宜加一等朕於賞典必務從厚不然無以勸功又不可濫若厚賞而復濫尤非勸功之道也

甲子詔將作軍器監胥長自入役適及三十年出職補將仕郎

乙丑尚書駕部郎中張宗元試將作監監察御史馮舜韶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丙寅言者請罷州縣酒官止賞萬戶酒上曰此事難行

若可改作豈至今日

丁卯左從事郎南安軍軍學教授林栗行太學正為近

臣所薦上名對而命之

栗福清人初見紹興十三年六月

戊辰戶部員外郎莫濛檢踏措置浙西江東淮南沙田

蘆場還入對

正月癸未所書葉義問論沙田事或可移附此更須詳之

庚午權戶部侍郎徐林奏版曹調度闕乏上謂大臣曰

祖宗以來所用亦廣未聞不足今朝廷無他浮費於經費中又務從約而有司每告乏何也孔子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藏之於民猶外府也為今之計但更當裁節不可取之於民沈該曰近來調度雖非有餘然未至太乏蓋有司私憂過計耳遂詔內外臣僚請給不得陳乞免行借減雖已奉旨聽戶部執奏不行時武臣援例給真俸者衆故條約之 詔軍器所江浙福建諸州所發

民匠皆遣還仍令諸州以歲額上供軍器輸內軍器庫

自來年始

日歷無此指揮今以七月五日工部申明狀修入

辛未改光州為蔣州光化軍為通化軍光山縣為期思

縣金太子光瑛年十二善騎射嘗射獐獲之金主亮以

薦太廟

日歷改州軍名不載其故以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汪公奏劄考之乃是避敵人之名耳

甲戌宗正少卿楊俛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若可行不

至今日矣 禮部請陞朝官已上經恩合陳乞服色雖犯私罪徒而用官或蔭減及會赦降理為私罪杖笞之人情理稍重者並與放行服色從之

丁丑起居舍人洪遵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燕

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邇英記注為名從

之自是年秋講始

乾道二年十一月壬子又有祥曦殿記注

罷淮東沙田

廬場覆實指揮令依舊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武糾

卒

戊寅金國賀生辰使驃騎上將軍殿前司副都點檢蕭

恭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見于紫宸殿時

泉州觀察使知閣門事石清為館伴副使飲醉慢易乃

詔特與外任日下出門子平宏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

遷太府監

魏

子平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墓誌修入誌云正隆元年授太府監三年三月

充國信副使使于宋四年擢右司郎中今日歷所書乃云工部侍郎則是此人亦借官也趙姓之遺史云石清在館因酒與使客人從有語特與外任日下出門

壬午大燕集英殿雨作改燕垂拱殿

甲申帶御器械張彥攸充送伴副使時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張說迓使客還被旨送伴辭不行乃改命彥攸

丙戌北使蕭恭魏子平入辭置酒紫宸殿以雨故復就垂拱殿時金主亮決意南攻子平還入謁首問以南方

事且曰汝謂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曰不可比亮曰何謂也子平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之所美也江湖地

卑濕舟船以為居魚鰕以為饌夏服蕉葛猶不堪其熱

以此言之殆不侔矣亮不納

此亦據趙可所撰子平墓誌修入書之以見金人南

牧之意久定非率然也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璘卒

是月金主亮坐薰風殿召吏部尚書李道翰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左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再修汴京而徙居之為南侵之釁通嗣暉皆言此

正合天時亮喜永固汝嘉曰燕京甫成帑藏已乏民力
未蘇豈可再營汴也江南道好歲幣無門遽興征伐亦
恐師出無名亮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皇懼以
為不免既而召翰林應奉文字蔡戩講漢書亮怒稍解
翌日擢通尚書右丞嗣暉參知政事永固因請老亮許
之戩膠東人少被掠亮特賜及第

此以宋翌金亮本未
張棟正隆事迹參修

但翌繫之八月耳蔡戩事
迹以范成大攬轡錄修入

六月己丑朔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言被旨同六部長貳

將差役舊法并臣僚前後申請指揮看詳來上今看詳

到合用見行條法并續降指揮三十八件乞鏤板頒降

外餘湯鵬舉

二十六年六月辛未

樓焯

二十六年十月丙午

黃楷

二十七年十二月

申丙建請及舊降析戶後惟許戶頭歇役指揮

二十七年二月

乙酉四件與法意相妨並勿行如鄉村地狹上戶稀少不

及十大保處即以比近地里併為一都選差或有不均

令常平司按劾從之先是大理少卿金安節言差役之

法行之已久前後刪修申明亦既審備惟近歲臣僚有

請將歇役六年者便與未曾充役之家比並物力再差
雖意在恤下使之適平而講求未盡尚有可議蓋民間
物力其相遠者或不啻千萬而相邇者或止於一二議
者乃獨取其相去百倍者而言之是舉其相遠而遺其
相邇者也焉得為通論乎臣今取其相近者言之且如
十家物力甲戶萬緡自乙而降以百緡為率差而下之
至第十家猶為九千餘緡也若歇役六年便與未曾差之
家比並物力再差則是役常周環於八戶以上而九千

餘緡者永不及也其不均孰甚焉今之當授者以都保
正副為重詳其本法係通選保內物力最高者充若依
法選差自不及下戶如都保內可選者尚多理當差盡
而止豈可置而不差便將歇役六年比並物力使之再
充乎夫物情不齊事理非一臣愚不敢任一己之見持
一概之說而議之欲望聖慈申命有司博詢詳議以求
至當使行而宜之衆志咸愜仰副陛下天覆海宇一視
同仁之意遂命師心等看詳至是行下 左從事郎楚

州州學教授劉度為太學博士

辛卯權尚書戶部侍郎榮巖與權兵部侍郎湯允恭兩
易巖仍兼提領諸路鑄錢 詔殿前馬步軍司江上諸

軍自今每三年一次選軍兵年四十以下少壯有武藝
人申樞密院取旨陞揀初命歲一揀至是革之 右武

大夫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劉允弁落階官知閣門事

榮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都鈐轄御前中軍
統制知成州吳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右武郎

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御前祇候吳挺帶御器械

壬辰入內修武郎蔣堯輔除名不刺面配新州牢城堯
輔為永佑陵都監以不法屬吏當死上因謂輔臣曰朕
待內侍加嚴故比前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於臣下
以嚴御之者乃所以愛而全之也 直龍圖閣錢端禮

知撫州

癸巳禮部言自今諸州保明到童子乞試者欲依祖宗
典故並送國子監試驗訖如合格者送中書宰執聚廳

舍人挑試又合格者取旨推恩從之近歲童子請試者
但試於郡司而已上既以為言於是立法名眉州青
神縣中巖山龍潭慈姥神祠曰慈濟是日流星晝隕
丙申詔以盛夏遣翰林醫官四員遍詣臨安府城內外
診視居民合用藥於和劑局應副俟秋涼日罷言者
奏荆湖沿邊知縣間有差武臣去處每民間詞訴率令
人吏代判一縣之政假手刻木欲乞並差文臣吏部言
逐處接近蠻徭若行改置文臣慮恐無人彈壓兼邊遠

民事絕少欲自今更注保義郎已上經任識字人川廣定辟差依此從之是日嘉陵江水溢入興州城壞棧道利州大安軍皆被水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李紘改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時紘兼權檢正不樂補外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劾其交結堂吏後七日遂罷之辛丑詔戶部科降兩浙轉運司收糴馬料錢令以的實窠名支破時行在及鎮江府歲用大軍馬料八十餘萬

行在六十五萬鎮其四十三萬石以營田夏稅免糶及
江府十六萬二千

轉運司管認餘三十八萬石本司置場收買而戶部降
本錢四十四萬緡予之轉運副使李邦獻等言所降本
錢內有未可指擬錢十二萬緡故有是旨 昭慶軍承

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丁母憂詔起復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奏讞死囚例多降
配非是上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
法用例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姦卿等可諭刑部

官常令遵守成憲

宋史全文史臣曰言刑以不殺為仁言法以撫摩苟安為得策世言俗士

信哉南劔言兵變上曰此但可行法福州請寬海盜死上曰此姑息耳不惟是也以招安為非弭盜之法以姑

息為非御軍之法淵

乎哉聖人之慮也

丁未淮南路轉運判官孫蓋罷坐奉行措置沙田滅裂也

壬子皇叔保寧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為崇慶

軍節度使

癸丑武功大夫福建都巡檢張佐特遷右武大夫先是

海寇劉臣興作亂帥臣沈調遣佐率諸將捕獲之戮其
魁三人故有是命餘進秩有差 龍圖閣學士羅汝楫

以憂去未免喪而卒特贈右通議大夫 初有詔用刑

殘酷責降之人並毋得堂除止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

遣元旨十二年正月壬子行下行之十餘歲議者以為無一定之格

事下刑部刑部請今後命官挾私將無罪人收禁非理
致死若自以杖捶人及違法決罰罪人或獄具非理施
行各致殘疾已上並謂自犯曾經有司勘斷之人皆為

殘酷從之於是得免者衆矣

甲寅詔浙西江東沙田盧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納租課其餘依舊仍置提領官田所掌之不隸戶部

乙卯祕閣修撰知福州沈調陞敷文閣待制直祕閣知廣州蘇簡陞直徽猷閣以措置海寇靖盡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七月

按是月戊午朔

己未詔築皇城東南

之外城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蒞其事增展
出故城十有三丈計用三十餘萬工凡民居所占以隙
地償之每楹賜錢十千為改築之費

庚申初定江西諸州部載上供米綱賞格用直數文閣

新江西轉運副使李邦獻請也先是江西上供米自二十一年至今未起者七十萬餘石已起未至者一百六萬餘石會邦獻辭行奏事上命併綱促行期以半歲邦獻言江西米運其弊有五若不別行措置實恐有悞朝廷指擬之數一則部綱不得其人及支錢米作弊百端二則官綱舟船滅裂不堪乘載三則水脚糜費等錢不足四則不曾措置摺運遠邇輕重不均五則卸綱處乞取太重斗面太高不除擲颺折耗所以失陷數多甚則

篙梢侵盜因而逃竄舟船久繫岸下至於沉溺損壞乞募土豪及子本客人裝載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所過捐其稅如不願請船腳錢者二萬石無欠少補進義校尉三萬石加一資依軍功補官法如土豪客船不足許選差見任京官選人大小使臣一萬石一千里以上無欠失減四年磨勘二萬石減六年三萬石轉兩官止庶幾米運通快盡革久弊戶部奏如邦獻請仍募有家業及得所押物數不曾充役及犯徒刑之人其自備人

船每石三千里水脚錢三百文命官仍許募寄居待闕
官二千里以上推賞如邦獻所乞之數土豪客人少欠
三釐以下與依格推賞如三釐以上補足乃聽命官欠
三釐展三季磨勘欠五分衝替副尉以下勒停從之

詔太尉劉錡今年遇大禮許奏補文資

壬戌閣門祇候劉汜為江南東路兵馬副都監從其叔
父錡之請也

甲子右正言朱倬言四川郡守之官其舟輿器用之直

多至五六千緡少亦三四千緡罷亦不損望詔有司立法自今並以贓論從之

丙寅詔諸州申到上供綱解並令太府寺籍定每半歲擇其稽違之甚者申戶部所屬曹分根治以戶部員外郎莫濛言起綱官司虛申綱解致有稽違程限十數倍者故條約之

戊辰詔自今監司按發公事應推鞠者依法不得送置司州軍如所犯稍重即申朝廷委鄰路監司選官就本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卷一百八十
處推究州軍按發官吏即申監司委鄰州官時左正言
何溥言監司郡守以私忿按吏理亦有之省部間或移
送他司徃徃妄意窺測盡行闊略而實有罪者因以幸
免乞為之條禁故有是旨

己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權戶部侍郎林徐營私黨
吏不顧財用大計詔放罷

庚午詔美人馮氏才人吳氏可令歸本家逐便

辛未左正言何溥言近朝廷擇取教授通判之闕于部

以為堂除臣獨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長於為邑者而置之無用之地使百里之民不見由求卓魯之政甚可歎也望用建隆天聖故事擇大縣闕為堂除仍借五品服優其廩給俟終更甄擢之上謂沈該曰此事須熟商量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治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為朕擇監司郡守足矣既而吏部請依故事遇堂除知縣下本部取闕供給視諸州簽判餘如溥所請從之

戊寅祕書郎王佐祕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胡沂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祕書省著作佐郎

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楊邦傑陳俊卿並為著作郎

起居舍人洪遵面對論鑄錢利害大略謂今錢少多

為銷毀作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至多自罷提點

官復置屬官二員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亦宜多

方措置上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

嚴殆成虛文銅器雖民間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

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

已卯上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遂大歛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並置籍每斤收其美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鏹之類則官鬻之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得銅二百萬斤右通直郎知臨安府鹽官縣劉士開幹辦行在

諸司糧料院士開阜民子也上疏自訴父祖被過先帝
特錄之

庚辰上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三首示輔臣

辛巳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凌哲引疾求補外除敷
文閣待制知台州

壬午國子祭酒周紹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書少監曾幾
權禮部侍郎 直祕閣楊庭陞直顯謨閣以其母崇國夫
人南氏有請也於是庭弟成忠郎廉等十人並進官

癸未詔進奏官每郊四人出職諸道進奏官凡八十有一人每郊從上出職三人帶補有過已雪者一人祖宗舊典也紹興十四年減半及是復之

此據會要

甲申權吏部尚書兼侍讀王師心充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從所請也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權吏部尚書允中在黃門多所駁正先是三衙刺兵改易軍分及牧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有回授其子而轉閤職及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

類允中繳論不一嘗因對論君子小人之異允中言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為詭隨此不可不辨也上稱美久之允中又言聞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上曰誰為此言允中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左朝散郎沈介試祕書少監尚書司封員外郎黃中守國子司業

乙酉詔諸路沒官田並令出賣時所在州縣閒田頗多

舊許民請佃歲利厚而租輕間有增租以攘之者謂之
剗佃故詞訟繁興右奉直大夫知温州黃仁榮請鬻之
則訟自息戶部言昨寺觀常住絕產已椿充養士亦望
如仁榮所乞從之 右奉議郎知復州何槩言湖北路
所賣茶引歲有常額其間戶口繁庶去處年額不多是
致小商私販以規利兼有人煙戶口未及前時而引數
頗多科及保正甚者不問貧富以丁口一例科抑詔提
舉司參酌人戶多寡通融措置毋得科敷槩梟弟也

八月戊子朔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文會

薨

己丑詔諸路風水災傷州縣並令提舉官檢放苗稅而
賑貸其不給者用監察御史任古請也

辛卯權吏部尚書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進兼
侍讀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權工部侍郎劉章並兼侍
講時上將祀南郊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

罷郊賜司馬光贊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
宜伸光之議許兩制侍從皆辭錫賚宗室刺史以上減
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
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

壬辰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守侍御史

癸巳起居郎王剛中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洪遵守起
居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張孝祥試起居舍人

乙未增瀘州解額三人眉漢嘉邛簡忠涪資叙昌西和

州遂寧府石泉永康長寧軍仙井監解額各二人以逐路轉運司言皆以終場百人以上取放一人故也

丙申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令詎權尚書戶部侍郎

初議者以淮東積鹽命提舉官吳巖措置至是巖言本路催煎場一十九共管竈四百五十二今諸倉積鹽三百七十四萬石欲省竈八十四減歲額鹽五十二萬石有奇度歲收尚三百三十萬石如每年支及六十萬袋則可將積鹽三十萬石帶支期以十年支發盡絕從之

戊戌尚書右僕射提舉實錄院湯思退等上徽宗實錄
一百五十卷以左僕射沈該為禮儀使進官賜銀帛如
提舉官例諱不受實錄自八年秋開院至是踰二十年
乃成官吏進秩者四十有八人減磨勘年者一百四人
遷資者六十三人擢賜銀帛共八十餘匹兩舊秦檜所
進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至是再加增潤然猶多疎
略云上御垂拱殿進呈訖奉安于天章閣又以小本進
入禁中先是輔臣以實錄成書請擇日稱賀上顰蹙久

之曰莫可以不賀否輔臣再奏禮當拜表第因極之恩
深惻聖懷若免稱賀亦所以稱孝道上乃從之

庚子命尚書右僕射湯思退監修國史權吏部尚書賀
允中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國史吏部員外郎葉謙
亨楊沂秘書省校書郎汪澈並兼國史院編修官時左
僕射沈該與思退並以監修國史為名而該監修日厯

思退監修正史

熊克小厯於七月丙子書置國史院及
思退監修又七月甲申書賀允中兼同

修國史
並誤

辛丑延福宮使清遠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張見道落階官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 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廖虞弼為樞密副都承旨 權尚書戶部侍郎湯允恭卒 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提領鑄錢榮堯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堯嘗入見上問以鑄錢事堯曰已令兩屬官分行諸路責以如額翌日上謂大臣曰如此措置殆成虛文當先會每歲所出銅料所用木炭所役工匠皆幾何然後可以責辦堯不自安乃求

去故有是命

壬寅三省請選官二員往嚴饒州措置鑄錢仍命戶部

侍郎趙令詎提領上可之

乾道二年二月庚子設饒贛兩司

尚書省

勘會張浚已服闋詔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

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依舊永州居住直敷文

閣劉堯仁為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以堯仁乞臨殿推

恩也

癸卯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湯思退以進書恩遷左正奉大夫

乙巳武信軍承宣使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橫
令再任用安撫使劉錡請也

丙午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周麟之入見論
徽宗實錄所載之事多涉國體與今日政令相關凡副
本之在有司者宜謹其藏不許諸官司闕借及臣僚之
家私自傳寫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即日拜麟之尚書
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太常少卿王珪既出臺引疾

求去除直敷文閣知舒州

丁未加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為文惠昭靈侯

庚戌起居郎洪遵兼權中書舍人 樞密院編修官王

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任質言並為祕書省校書郎

太常寺主簿杜莘老為太常博士仍兼籍田司千畝皆

上腴而歲取甚薄耕者行賕以爭利吏每於歲首步頃

畝視賕之薄厚為予奪疆畝所接皆苦之至是舉故事

請度田莘老曰是無盈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於四境

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旁近民感悅
至今賴之

辛亥中書舍人王剛中兼史館修撰掌修哲宗徽宗寶
訓祕書少監沈介魚編修官 詔立愍節廟於順昌縣
以祠范旺

癸丑知大宗正丞陳崇乞依故事擇祖宗諸王之後各
以年長者一人權奉祠事不行時行在南班宗室才十
一人皆濮王與吳益王諸孫而祖宗諸王之有後者惟

商恭靖王周恭肅王二人而已

甲寅夜地震

九月

按是月
丁巳朔

戊午左奉議郎前通判靜江府朱良弼言

廣西自嘉祐間憲臣李師中帥臣余靖奏團結訓練土
丁以備邊其後熙寧紹聖大觀以來修為成法每歲農
隙分之州縣吏番教閱一月而罷百餘年間壓盜鎮蠻
既免戍役之勞又少供饋之費庶幾三代寓兵於農之
意比年州縣視為虛文祖宗良法幾廢望飭攸司約束

州縣恪意奉行上謂宰執曰良弼善論事可與廣中合
入差遣庶使士民知勸王綸曰如此雖陞等亦何害上
曰然 延福宮德慶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衛
茂實專切提舉皇城所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
為充入內內侍省押班

辛酉太學博士唐堯封罷先是國學私試第七人詩賦
失韻諸生以為言侍御史葉義問奏其事乃罷堯封甲
子國子正馮方改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仍下詔誨諭

諸生砥節厲行其有不率者長貳具名以聞 尚書右

僕射監修國史湯思退言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嘗

纂元符以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

斯文詔贈藻端明殿學士諸子與堂除

熊克小歷於此段書未幾徽宗

實錄成思退上之按實錄已於八月戊戌進呈在此前二十六日克蓋差誤

重修朝射垂

拱三殿成

乙丑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偁特遷一官 詔右宣教

郎趙慶孫與改正過名慶孫少孤自西京將母南渡秦

檜當國言者以慶孫嘗為趙鼎所薦奏慶孫不能事母
停官至是自訴於朝刑部符慶孫母姪浙東安撫司參
議官黃子游問狀子游言慶孫孝養周至嘗為近臣列
薦于朝故有是命

丁卯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朱商卿右朝奉
郎提轄行在文思院呂靖並兼提領鑄錢所措置官商
卿贛州靖饒州措置商卿勝非子靖惠卿曾孫也

己巳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魏良臣移知潭州 初右奉

議郎環周以大理寺丞面對論太湖地低抗秀蘓湖四
州民田多為水浸請復導諸浦分注諸江詔兩浙漕臣
按視至是轉運副使趙子瀟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蔣
璩等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
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
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
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
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

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
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
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
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
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本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康覆視
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
浦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
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

縣各招填百人從之既遂出御前激賞庫錢平江府上

供米如其數用正月庚申興工

環周建請在紹興二十
四年九月乙丑

詔責授建武軍節度副使南安軍安置鄭德年奪所賜
田二十頃以右正言朱倬論其嘗事偽庭獻其謀議也

庚午寧江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長卿卒

辛未戶部奏銅錢出界罪賞諸以銅錢與蕃商博易者
徒二年千里編管二貫流二千里二十貫配廣南出中
國界者遞加一等三十貫配遠惡州許人捕凡經由透

漏巡捕州縣知通縣令丞鎮寨官市舶司官吏帥臣監
司之在置司州者並減犯人一等故縱者與同罪不以
去官赦降原減命官獲三十緡者進秩一等餘人賞錢
五百緡其他以是為差左正言何溥言直祕閣利州
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大英起自法家深文刺骨久任理
卿專以大臣指意為獄擠陷無辜不可勝數奉使一道
專務營私詔大英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朝請大夫新
知道州汪若海直祕閣知江州初若海自圍城中首至

帥府後坐累沉廢累年至是入對以靖康末所與曹輔書獻于朝詔若海係元帥府補官特有是命

甲戌給事中楊椿等言在法公使器用陳設有闕以不係省頭子錢修置係謂監司郡守比來州縣官屬例皆置造從物供帳所費不貲乞行禁止詔監司守臣不得華侈餘妄費官錢及科率吏民者坐贓論令監司覺察

初吏部續降書成

事祖見十年十二月乙未

行之既久至是權尚

書賀允中復言於成憲不無沿革吏得以舞文望以舊

制及續降叅訂異同立為定制庶免用例破條從之後

二年乃成

三十年八月
丙辰進呈

乙亥直祕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范如圭提

點利州路刑獄公事如圭辭改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二月
壬

辰改
命

右朝請郎知蘄州宋曉言在法按吏郡守不得

而專乞自今所部官吏有實犯牒通判同銜具奏如所
見不同或守臣增加罪狀及於法親嫌應避限二日具
事因回報仍先申尚書省庶姦贓之吏有所畏懼給事

中楊椿等以為可行乞令有司立法從之

丁丑御史臺主簿沈樞為監察御史 賜直祕閣知盱

眙軍楊抗三品服

戊寅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

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駕放從之

熊克小歷
在壬午

右迪功

郎李耆言自經界之後稅重田輕終歲所入且不足以
供兩稅今又配州縣買銅民力愈困矣况江西州縣多
用私錢舊錢百重十一兩新錢百重五兩有奇若毀舊

錢千以鉛錫雜之則可鑄二千五百是以贛吉等州比
屋私鑄一路且以萬戶言之戶日銷千錢是日毀萬緡
也民既銷錢而盜鑄官又抑民毀錢而吏鑄得不償失
徒弊百姓費邦財願詔諸監錢姑仍舊歲計坑冶所入
銅錫興鑄諸路委提刑兼主其事戶部歲終課其殿最
則事省而民安矣自戶部提領鑄錢而分州縣科買銅
錫民多毀錢為銅以應命故者言如此書奏詔提領鑄
錢司措置約束者袁州人也 左朝散大夫劉岑復祕

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左通直郎主管戶部架閣文字馮方為御史臺主簿葉義問薦之也 左朝請郎孫

仲鼇卒

已邗封宮正張真奴為永嘉郡夫人 戶部奏言者論

監司守令害民事件乞監司知州月給例罷非舊例冊所有而輒受者以贓論諸縣宴集責辦吏人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邑官借貸於民者以非法擅賦斂論從之然終不能革也 直龍圖閣知撫州錢端禮乞奉祠詔

端禮主管台州崇道觀

庚辰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
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不知達聖聽否上
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興兵豈問有
名願陛下預為之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
才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置之聖度上云當儲人
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敵最今日先務之急蓋先

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
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
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逾王
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語之仍詔都
大主管茶馬公事許尹兼權制置司公事族剛中至日
罷時太常博士杜莘老因轉對亦論金將敗盟宜飭邊
備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又諭
曰卿意親朕知卿忠赤

辛巳皇叔建州觀察使知濮安懿王園令士輜為昭化

軍節度使嗣濮王

士輜士
棧弟

起居舍人張孝祥兼權中

書舍人

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楊撰言被旨

修吏部條例本所取會到續降指揮計五千件而刪定

官止五員恐難辦集望於大理寺權暫差官五員不妨

本職同共刪修從之

癸未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

恐侵歲計乞令戶部開具上曰止令具數使於內庫撥

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
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耶

甲申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每先朝
書歷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而修注官未嘗有奏
事者皆云近例如此且聯名一歷不應別為二體許依
講讀官奏事遵又言自紹興九年至今起居注未修者
殆十五年乞令兩省除見修按月進入外餘未畢者每
月帶修兩月皆從之 右文林郎鄧昂上書論關外營

田利害大略謂營田創始之初十分收五歲約十八萬石有奇所餘五分今當盡取其寬鄉之田宜更添人力又漢中多濕田不宜禾麥因其卑濕修為稻田則所收無虛歲又諸莊牛少凡遇疫損卒難補填宜益牝牛以資蕃庶詔王剛中李澗措置然關外營田多為諸大將所擅後不果行

慶元六年十月王寧措置可參考

乙酉權戶部侍郎趙令詭言州縣義倉米積久陳腐欲出糶及水旱災傷檢放不及七分去處亦許賑濟左僕

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出糶糶之恐失預備上
曰義倉歲以三之一出陳易新何至侵損上田自有高
下必俟通及七分則當賑濟處絕少矣飢民何由得食
卿等可別行措置 武翼大夫趙廓幹辦皇城司

廓密子已

見

冬十月丁亥朔祕書少監沈介為賀大金正旦使閤門
祇候宋直溫副之國子司業黃中為賀生辰使閤門祇
候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李景夏副之 名新南門

曰嘉會

戊子左承議郎虞允文為祕書丞允文知渠州地磽民貧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允文奏罷之

凡六萬五千餘緡

此據揚萬里所撰允文墓碑增入按日廕所載渠州科敷事乃今年五月

五日潼川提刑王之望申明得旨下制置司措置此月庚子再下王剛中相度與碑所云不同或者允文既聞于朝而又申提刑司也且附此更須詳考沈該薦其才召對允文獻言謂君

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黜之又論州縣

科需尋詔監司約束

監司約束科需事以是月乙卯行下今併書之允文仁壽人已見紹

興二十六年三月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葵直

龍圖閣知太平州 右朝請大夫向子志知道州

初上作損齋昇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為燕坐之所且為之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賜羣臣庚寅上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能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期與一世之

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
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
可不戒於是降詔諭中外如上旨

宋史全文史臣曰在易之損六五君位也

其辭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履尊以損則益之者衆所以元吉也然則自損之道祇其所以為益歟

辛卯左朝散大夫傅雱卒

壬辰戶部言諸路出賣沒官田乞以價錢七分上供三
分充常平司糴本先是兩浙轉運副使湯沂乞令諸路
常平司乘時糴米至

原闕

糴賣左正言何溥言諸郡常平

侵耗無幾請鬻官田以充本錢故戶部有請焉

明年六月壬寅

所書可
參考

大理正章岵言荆湖大稔米升不過六七錢

望遣使就糴戶部請出見錢關子乳香套共二十萬緡

付轉運司收糴應副鄂州戍軍歲用其鄂州歲計米於

建康府椿管從之起復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

司推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

右武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為

福建路兵馬鈐轄他職皆如故以在戍所日久故優之

也 初永州土豪張巨泗者多聚溪峒人及亡命椎埋
為姦交結監司郡縣吏人相為表裏敷文閣待制樞密
都承旨陳正同之守邵州也有告巨泗遣其徒掠人於
境上正同窮治之巨泗亡去正同言於朝詔憲帥兩司
根捕至是數歲獄乃成大理言當以赦免刑部以情重
裁奏朝議特旨編配正同奏祖宗著令持杖強盜及資
給亡命者皆不以赦原請論如律詔可始正同怒巨泗
誣以殺人衡州軍事判官李椿奉檄鞠其獄有告巨泗

行盜者未嘗與告者辯對未嘗運同徒亟追證則告者無其人同徒者旋斃于路矣細閱其牘竄易殆盡偶得一證所誣以為同徒者是夕在他州有佐驗竟直之椿永州人也

此以椿行狀附見但不知是何年月事更當詳考之

乙未權尚書吏部侍郎張綱兼史館修撰

丁酉詔右奉議郎高百之已降與在外宮觀指揮更不施行百之既奪職去位其母楚國太夫人周氏以舊恩訴于朝上許之奉祠給事中楊椿封還錄黃言陛下總

攬權綱前日權臣子孫自知不容屏息跼伏乃今取秦
壘婦翁而授以差遣恐除目一傳中外解體上為寢其
命

戊戌樞密副都承旨廖虞弼入見詔虞弼不安分守僥
求無厭可提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

己亥權尚書禮部侍郎曾幾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洪州
玉隆觀近歲權侍郎補外例得待制侍御史葉義問言
侍從補外所除職名之大小皆因敬歷之久近比年遷

擢不常浸乖履歷非遴選之意望明詔大臣參酌舊典
此月丁未降出會幾以老乞奉祠乃除修撰自是以為例 初

烏江縣尉王公衮之母葬山陰其冢為盜嵇泗德所發
在法發冢開棺者死而紹興府法官當泗德按問欲舉
減等又以其妄引平人加役流公衮手殺盜事聞其兄
吏部員外郎佐請納官以贖公衮之罪事下給舍至是
給事中楊椿等言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
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制

曰給舍議是於是公袞降一資佐仍舊職紹興府官吏

皆坐失出之罪既而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王師心上疏

待罪詔釋之尚書省檢會節次行下四川制置等司

措置條具減鹽酒課息錢前制置蕭振等陳乞二十渠

州科敷潼川提刑王之望中復西川錢監前劔東節推

判許尹奏去年四月今年五月初五日下酒官酬賞八月八取會四川宣司

便宜及總所措畫指揮三月二十關外營田鄧昂上書

二十日蠲減四川正稅後外科斂夔路提刑楊朴奏二十

七日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

乞令錢引務差官賣新引就夔州與本路民戶兌界

知

寧府程敷臨奏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下

捐蜀中鹽井虛額

去年四月十七日下已見

拘

四川銅罷

七月二十八日下

令四川諸州人戶買隔槽及清酒

務麴分認官錢

承節郎程世威奏十月四日下

論錢引兌界收貫頭錢

數多及西川布估錢太重

左宣教郎王國光奏十月十三日下

皆未報凡

十四事詔王剛中與諸司公共相度以聞務令軍民兼

濟

庚子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辭行

辛丑詔監司帥守以下私役軍匠者坐贓論以右朝奉大夫晏崇古論其擾民費財也

癸卯左朝奉大夫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康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謝伋右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蔣璨並特降一官時德清令范直大長洲令張靖皆有贓為侍御史葉義問所按詔詰監司守臣之失察者康伋璨皆繆為按牘以聞由是貶秩既而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湯沂敷文閣待制知湖

州李琳皆上章引罪上特命釋之義問又奏康等三人罪大罰輕不足以戒欺罔詔璨提舉洪州玉隆觀康伋

並罷

直大等行遣以庚寅餘人放罪以乙巳三人罷以戊申今併書之庶首尾易見

初有旨

盡鬻諸司官田而議者以為恐見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至是侍御史葉義問力言今盡鬻其田而立為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吏役之法一舉而四得之矣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亦申明三事乞承買官產者免物力一年至三年已給賣

後不許執鄰取贖舊六十日輸錢不足者錢沒官別召人投買今倍其日皆從之

甲辰詔川峽四路轉運司每季差使臣一員持定差文字赴吏部限十日給降付身有不當者申尚書省即非理沮難者當抵罪漕吏及使臣輒斂定差人糜費者以贓論先是每路皆以候卒持闕狀入都自軍監已下俱有定直小官有費錢數百千者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劉章言如此何以責其廉節上以為然故有是旨後

不果行 皇姪利州觀察使居闕降授郢州防禦使時
修太廟殿室告遷祖宗神主而居闕不赴故有是命

丁未詔監司郡守補發舉官狀者不得過前執政官一
年合舉官之數以司勳員外郎任文薦言補發重疊也
舊兩浙漕司歲舉京官四十員至是亦減十員

戊申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言本府崇奉昭
慈永祐兩攢宮歲用錢萬三千餘緡係省之入不足以
給詔於上供經總制錢內支

癸丑故進士楊居中執中並特贈右承事郎二人存中弟也建寧之陷死焉至是存中乞以大禮所得親屬門客二官為卹典上特命錄之

十有一月丁巳朔出內庫錢三萬九千餘緡付戶部代平江府常湖州水災下戶積欠租稅

戊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偁陞直顯謨閣都官員外郎楊侯進秩一等皆以修外城畢工故也 召御前中軍統制知成州吳拱赴行在 左正言何溥言比歲奉

使所辟官屬多募人代行市井狡獪之徒冒法私販有傷事體望重立賞告從之自來年始

辛酉詔大禮金銀錢帛並減半供進翌日沈該等言近蒙聖恩捐內庫錢代三郡積欠以寬民力今所進又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濫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該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

壬戌左正言何溥言臣恭聞祖宗朝每遇大赦則置看

詳編置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以重其事蓋置司者詳則
責任專推類施行則事體一日者用事之臣輒以私意
禁錮士類屢經恩宥而不敢檢舉天下扼腕陛下躬攬
之初痛革其弊盪瑕滌穢與之更新其表表在人耳目
者固已生復故官而死加榮號矣臣尚慮有身落幽遠
而弗克上通家坐窮空而無以自列抱冤沉滯籲天莫
聞願舉故事選清切公明臣僚二人取索諸色官員士
人罪犯案卷置司者詳其應該赦移放者一面施行內

有可疑申三省取旨仍責限了絕詔俟赦降取旨左
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錢堪知江州右中
散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王弗提點本路刑獄公事
右朝散大夫知蜀州路允修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允
修嘗漕東蜀以贓汙為李迨所按一斤幾二十年及守
蜀州無善狀堪弗皆其姻家置不問又交薦之乃有是

命

癸酉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籤請宗室京官

如選人例免銓試武臣見監當者並釐務吏部請補官
三年年及二十五者免試注官從之

己卯冬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故事每遇大禮
則命近臣省詳編置罪人所犯或放或徒秦檜用事士
大夫貶責者雖屢赦不移至是用何溥言壬午命權吏
部尚書賀允中刑部侍郎楊揆檢舉自是遂為永制既
而侍御史葉義問言頃歲傳會及告訐之人歲月未深
理情難恕不應一例移放從之

義問所奏在十二月庚寅今併附此

權

禮部侍郎孫道夫因對面奏今合祭天地奉祀宗廟
悉復承平舊典加以闕道山求遺書修太學育人材文
治既舉自此願訓勅將相增修武備以為不虞之戒又
奏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舊史成敗為神武秘略以
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風願下文館
重加讎正徧賜將帥以繼仁祖故事豈無曹瑋王德用
狄青之徒為時出乎時金人叛盟有端而中外疑信未
決道夫獨憂之故因議論之際數以武事為言焉

十有二月丁亥朔名江州太平興國宮新建本命殿曰
申福 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陳正同知平江府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洪遵兼權樞密都承旨 初命
諸路招三衙闕額軍兵而左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
州沈調所招額溢樞密院擬轉左太中大夫該辭上不
許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椿當草答詔奏曰招軍之
勞薄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當有強刺良民以希進
者上以先降推賞指揮不聽該再辭許之

熊克小歷載
此事於今年

正月
蓋誤

己丑權尚書刑部侍郎楊揆克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
仍詔以鎮江重地選用從官故特除待制

庚寅尚書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試
給事中 右司郎中黃祖舜權刑部侍郎尋命祖舜代

楊揆看詳移放罪案十二月
乙未 武德大夫吉州刺史內

侍省押班李存約與宮觀差遣從所請也 慶遠軍承

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安定郡王令衿薨贈開府

儀同三司

壬辰右廸功郎劉芮守大理司直

芮摯孫初見紹興六年五月

芮以

近臣薦對乃有是命 左從事郎查籛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籛江陵人也

甲午祕閣修撰劉堯仁試軍器少監 延福宮使慶遠

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李珂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 宣正大夫安慶軍承宣使陳瑛卒特贈建寧軍節度使

乙未詔閣門宣贊舍人持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御前
祇應劉炎令再任炎莞禁中市易因通北賈大為姦利
焉

己亥恭謝太一宮時敷文閣待制陳正同楊揆補郡未
辭特命隨班對御茶酒

辛丑上謂大臣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僚論列而監司
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恐公
然容庇姦贓之吏無所忌憚壬寅詔自今量其輕重必

行責罰不許待罪 詔出御前錢修葺睦親宅及重建

宮學殿宇凡一百七十一區 延福宮使崇慶軍承宣

使內侍省押班王晉錫為入內內侍省押班

丁未太學錄劉甄夫武學諭葉懷忠等以皇太后新年
八十率兩學生上表稱賀 詔才人劉氏進封婉儀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柳州安置李光復左朝奉大夫
任便居住以赦叙也 祕閣修撰知綿州吳援陞右文
殿修撰充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叅議官

戊申前國學生台州編管人黃作池州編管人詹淵許
自便以賀允中等看詳取旨也

庚戌左宣教郎鄭丙行太學錄丙長樂人也

辛亥詔大金使副依宰相上下馬及於麗正門外西廊
北從第一至第三間為待漏幕次 左武大夫昭慶軍

承宣使帶御器械董仲永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
械吳亢並為內侍省押班 初盡括公私銅器而端明
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燾請聽民凡以錢三斤易磬一斤

至是權戶部侍郎兼提領鑄錢司趙令諤請以為鑄錢
本許之

壬子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工部尚書蘓保衡副使
定遠大將軍太子左衛率府率阿克展等入見保衡雲

中人也

此據范成大攬轡錄

癸丑右承事郎守軍器監丞吳撫特遷右承議郎仍賜

三品服

撫拱弟已見

甲寅左奉議郎張堅乞以大禮所得妻封號回授所生

母李氏故事羣臣父在者不得以恩封妾母上特許之

聖綱子

已見

是歲宗室訓名二十有一人 刑部斷大辟四十七人

賜道人黃元道號達真先生元道成都民家子生得

中風疾遇異人而愈自是言人休咎或中能啖生肉上

召見御製贊賜之

此據洪邁
夷堅丙志

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

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選
到人材少壯堪出戰入差充義士臣已於數內摘揀到

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達
州差撥保丁以備般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罷
兵議者乃奏罷利路諸州義士至是仲聞金有意敗盟
欲為戰守備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興洋舊有義士萬餘
皆驍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之類初不費有司錢糧
望下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例依舊收充以時教
閱無令州縣別致騷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古人寓兵
於農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義士每丁蠲家業錢二百

千部轄使臣蠲六分科歛及是諸縣民間所餘家業不多科買軍糧草料苦於偏重仲乃命視舊法止蠲其半部轄使臣三分之一衣甲兜鍪神臂弓箭官給其它應軍中所用皆自為之軍行日支糧二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為隊管隊二人押擁隊二人旗首三人縣立三部都副部轄管轄各一人於是合五郡所籍為二萬一千七百餘人惟興洋大安至今不廢

已上並據閻蒼舒興元記修入未得其月日故

且附年未但記并取張浚為江淮宣撫使時奏乞募義士槍弩手劉子聯書之則誤也罷義士奏請在紹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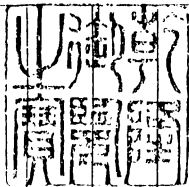
十二年五月辛亥

初皇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療詔募草澤

療治臨安守臣張偁以蜀人皇甫坦名聞坦火江人善風鑿上召對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上引至慈寧殿用其術后疾良已上大喜厚賜一無所受因俾持香禱于青城山既還復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清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歎曰真人也為書清虛二字以名其菴舍

繪其象於禁中焉

此據嘉定甲乙志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金人地名考證

阿克展

原書作阿典
誤今改正

